



# 革 命 车

革 命 故 事 选

革命故事选  
革 命 车

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出版发行局编辑、出版

\*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69年12月第1版 1969年12月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100·1264 每册0.12元

## 目 录

革命車……南通市运输公司通讯组集体创作 红石 风雷执笔(1)

两个大嫂

……金山县枫围公社革命故事创作组集体创作 邬大浩执笔(10)

三闾“狼牙礁”……只争红(15)

支 援……南通市东风公社果园大队 黄昌明(19)

育秧記……上海郊区故事员集体创作 蒋桂福执笔(23)

斗私批修桥……泰州市工农兵小学革命故事创作组(32)

一捆柴……泰兴县广陵公社 李冠军(43)

大編革命故事 大讲革命故事……《新华日报》评论员(46)

“对台戏”要唱到底

……大力提倡开展革命故事活动 《文汇报》社论(48)

我們大队是怎样开展革命故事活动的?

……金山县枫围公社红旗大队革委会负责人 徐忠铭(52)

# 革命车



南通市运输公司通讯组集体创作 红石 风雷执笔

到过我们东风运输公司的同志，总想听听老李新传。今天，我们就靠船下篙，单讲“革命车”吧！这个故事发生在“九大”前后。

## 找 车

公司成立革委会时，李志洪这个旧社会的“小车子花子”，当了公司革委会常委，后来又被选为基层服务处党支部书记。老李当“官”以来，没有离过车把子。真是：小板车，五尺长，风里来，雨里往，三天不拉车，手心直发痒，那里有斗争，就朝那里闖，老李和工人一齐把汗淌。大家都夸奖他：“最听毛主席的话，既当‘官’，又当老百姓，真是个好干部。”

这天天刚黑，老李在市里开完会，揣着刚刚发表的“九大”

新聞公報，興沖沖一脚趕到服務處，一看沒有人，跑進值班室，只見小葛一個人在寫標語，說工人們搶下搬運蜜蜂箱的任務，向“九大”獻禮去了。老李急忙奔到停車棚，正想拉起板車追上去。哎喲！怎麼自己的板車不見了？咳！這真急煞人！怎麼辦？找！他西邊找到東邊，南面找到北面，棚里找到棚外，找來找去找不到。板車那里去了？老李定心一想，肯定是小沈拉去了。好，橫豎小葛今天值班，老李拔起小葛的板車，縱上活絡車輪，一溜煙奔出了大門。

人逢戰鬥精神爽，老李趕到了南通港。碼頭上，鑼鼓敲得震天響，板車來往穿梭忙。工人們趕運蜂箱正得勁兒，一見李志洪，碼頭上上下下喊成一條聲：“老李！老李！你倒真來得神！開了一天會，夜里又趕來和我們一起干。”老李一邊把蜂箱搬上車，一邊笑着說：“‘九大’的東風把大伙兒先吹來了，我得出把壯勁趕哪。”工人們一听，說：“對！我們再加把勁趕一趕，今朝還要聽你談談‘九大’新聞公報的精神哩！”老李邊拉邊說：“同志們關心國家大事好得很，今晚一住手，我就談。”就在這當兒，老李果然在工人中發現了小沈。只見他敞開搭肩布，拉得一頭的热汗，臉上、胸前、胳膊上，給蜜蜂叮得紅一塊，紫一塊。原來這小伙子今天熱勁往外冒，學着老李為革命潑汗，裝車卸車快中快，給蜜蜂飛出來叮得不輕巧。老李再一看，小沈拉的果然是自己的板車。他笑着喊：“小沈，你真神，我人不在家車盤兒照樣轉。”小沈一見老李，更是勁添三分，大聲嚷着：“老李！我早就一卦打到底，你一定會跟蹤追擊，一步不讓的。”



码头上，工人们赶运蜂箱正得劲儿，一见李志洪，上上下下喊成一条声：“老李！老李！你倒真来得神！开了一天会，夜里又赶来和我们一起干。”

## 让 车

小沈是誰？是公司革委会委員，和老李在同一个服务处。他父亲死得早，小学毕业后分到东风运输公司，在老李那个小队里拉板車，和老李一直搭挡得很好。今天老李，找車找不到，为什么独独想到小沈，小沈自己的板車哪里去了？说来有根由。

在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，小沈造反早，老李又立了新功。公司建立革委会，他俩都被推选进了領導班子。老李遵照毛主席关于“**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，而是要革命**”和“**国家机关的改革，最根本的一条，就是联系群众**”的伟大教导办事，虽然掌了印把子，可从来没有离开車把子。小沈呢，以为工作忙，会议多，朝办公桌边一坐，身上钥匙挂了一大串，就象銅匠担子下乡——走到那里，响到那里，整天忙得团团转，就不大参加劳动了。关心小沈的人说：“咱們可不能让他变啊！”老李更是忙里抽閑，常找小沈谈心。告訴他：千忙万忙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就是瞎忙。小沈嘴上答应，心里认为老李是小戏大唱。不久，就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儿。

今年三月，服务处分来了一名新工人。調度員老王到办公室問小沈：“新工人来了，等着要板車上班，你看怎么办？”小沈叫老王去問問老李。老王说：“老李今天一早就拉車去了。”小沈摸摸头，觉得这个事情难弄。他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老王，把我拉的那部板車让給新工人吧。”老王一听連連说：“好！好！你們干部橫竖定期劳动，一个星期回把回，要車时，临时再調

度一下就行了。”

当天中午，老李进食堂吃饭，饭碗刚刚捧上手，“笃”的一声，又放下了。什么事？原来他听到了同志们议论小沈让车的事，觉得手中的饭碗比上午拉的一车货还要重一倍。他没心思吃饭了，急忙去找小沈。跑到办公室里一看，小沈正在下棋。老李在门口喊：“小沈，你来！我和你谈件事儿。”小沈头也没抬，只是应了声：“等一等！”老李真有点耐不住了：“等什么！我有正经事情跟你谈。”小沈这才放下手中的一只“车”，走了出来。老李拉着小沈，走到车棚内，在板车上刚坐下，劈头就问小沈：“听说你的板车让给了人？”小沈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是的。”“小沈，你这样让车，我看不对头！”小沈连忙申辩：“老李，我的板车让给了新工人，也是为了抓革命、促生产嘛！”老李说：“嗨，你呀！就从此丢了车把子，坐在办公室里？”小沈说：“照你说，难道我怕劳动？我十六七岁就拉板车，也是个赤脚草鞋出身。”老李拉住小沈的手，郑重地说：“小沈啊！看问题要看实质，挖思想要挖根子。你今天让去了车子，就是让去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，让去了联系群众的桥梁，让去了继续革命的思想。如果咱们手上的老茧少了，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举得不高啦！印把子就掌不牢呀！”这话说得很有份量，小沈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可他又摆出了理由，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“老李，我工作那么多，又不是三头六臂，实在没这个本事！”话说到这里，老李看看还得做过细的工作，三言两语不能解决问题，就拍拍小沈的肩膀，换了个口气说：“好吧！下午跟我背车去，有空再跟你扯扯。”老李边说边从自己板车袋子里拿出一张登有陈永贵同志事迹的报纸，塞在小沈的手上，“你



看看报，学习学习，我吃完饭就来。”

“啊！老李忙到这辰光还没有吃饭！”小沈望着老李汗流浹背的身影，手里拿着老李给他的报纸，心里想着老李刚才的一番话，有些坐立不安了。

## 忆 车

当天下午，小沈带几分勉强，放下他认为要办的事，跟着老李去拉车了。

他俩拉了一车货，老李掌着车头，小沈背着，跟着“一条龙”的板车工人队伍，奔在通向朝阳镇的大路上。老李真是个好车把式，他那两只粗黑的大手，紧握车把，步子坚实，雪亮的钢圈和那滚满了泥巴的车轮，飞快地直转。眼看前面就是一个高坡，小沈使劲地背，不觉出了一头大汗。老李说：“小沈，你好多日子没走长路，再遇上上坡路，吃力啊！真是上坡如背纤，下坡如射箭！我看人的思想也象这样。”小沈听到老李话中有话，随着车子下坡时一颠，不觉心里一震，想着老李为让车的事，不知还会说出什么？“小沈，停下来歇歇。”老李这一喊，小沈心中有数。老李为革命拉车，来回朝阳镇从来不歇劲，这会叫停，一定有缘由。就在这当儿，老李指指面前又宽又平的大路，问：“小沈，这条路你走过千百趟，懂不懂它的过去？”小沈摇摇头。老李显然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小沈，解放前这是条有名的泥汪路，落雨、下雪，这小道上没魂的粘滑，连空手人也无法走。我们推小车的推到这里就得卖命。有一次，一个穷兄弟脚下一滑，连车带人滑到大河里，差点儿淹死。这实

在是条閻王路呀！如今，我們的板車能走得这么順当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為我們鋪設了这条朝阳路！”小沈听了，心头发热。正说着，忽然下起雨来。小沈见老李脫衣蓋貨，也連忙从車袋里掏出藍上裝蓋上去，隨即把車子拉到路旁工厂外的小棚边，兩人靠着車身站在棚子里。雨下个不停，小沈有点着急。老李这会倒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今天是个机会，我说段旧事給你听听。”老李沉重地说：“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你父亲和我們这帮穷兄弟，一天到晚推小車，真是小車盘儿十八根撑，一天不推就断頓！那一年时霉天，整整下了半个月雨，閻王路泥水有三寸深，小車根本沒法推，无奈車霸头車租逼得紧，不干不行。那时候，穷人苦的是沒权。南通解放后，‘百万雄师过大江’，亿万民工支前忙，我們推車运弹药，送軍粮。你父亲水性好，駕了一只木船参加渡江。就在那一次，他為我們无产阶级打江山，夺政权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！”小沈听到这里，十分激动：“老李，我听娘说，父亲牺牲的时候，我只有三岁。”老李无限深情地望着小沈，走到雨中，捏着左边的車把子，说：“你看，为了牢记苦难史，掌好革命权，我把你父亲的小車把子改装到我的板車上了！”

小沈望着車，流着泪，想起自己让車的事，心里沉痛，好一阵说不出话来。

雨刚停，老李和小沈又上路了。“成千成万的先烈，为着人民的利益，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，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，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！”他俩齐声背誦着毛主席的这段語录，走得更快了！

## 掌 車

上面讲的让車和忆車的经过，是在老李找車和小沈夜战南通港运蜜蜂之前。

现在再说运蜜蜂的那天夜里，老李学习毛主席关于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的教导，考虑到小沈虽然有了进步，可是在阶级社会中，对青年人的教育絕不能“一劳永逸”，况且小沈沒有了板車，整天东借西拉，也不是桩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赶到修理场按照规定領了一辆新板車，把小沈原来的那辆板車換回来，准备給小沈送去。一問才知道，这小伙子忘記了夜战的疲劳，又一步不离地跟着工人上现场去了。这真是車把子掌得越紧，和群众越亲啊！

老李从小沈身上，又想到今后整个领导班子如何坚持“三不脱离”的問題。上午公司革委会开常委会。在会上，他提出了这个問題，并建议革委会乘党的‘九大’东风，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第一线去。到会的同志都連声称好。经过讨论，作出了老干部配上板車下放，新干部带着板車归队的决议，并推选老李当第一线学习班的指导員。

第二天，老李正要帶領革委会的一班人，到群众斗争的第一线去。小沈心里象燃起了一把火，急急忙忙直向調度室跑。老李問他：“有什么事？”小沈说：“我向調度員要車去！”老李说：“車子我早已替你換来了，放在調度室門前，你老打游击也不是桩事。”小沈说：“是啊，我以后劳动一定要打持久战！”

学习班办得热气騰騰。“九大”胜利閉幕的第二天，天刚

亮，小沈在宿舍里沒找到老李。他轉身就到停車棚，只見老李一個人在裝車。“老李，我們倆今天到五山運輸站去傳達‘九大’精神，你怎么還在這里裝車？”老李叫小沈看看裝的什麼。小沈一看，原來裝的是紅彤彤的革命寶書和“九大”文獻，“小沈，我們正好把這車寶書送到五山運輸站去。”小沈看到老李時時刻刻想的是拉革命車，感動極了，就一溜煙跑到調度室聯系了一批任務，很快地裝好車，和老李一齊出發了。

五山閃耀着朝陽的燦爛光輝，站上的工人看到老李、小沈拉了板車來傳達“九大”精神，個個高興得跳了起來，搶上前緊緊握住兩人的手說：“文化大革命前，幹部難得踏上我們這個小站，如果有事要來，不是汽車就是自行車，你們却是拉着板車來宣傳毛澤東思想，這樣的領導幹部我們就是信得過！”小沈听了贊揚聲，臉紅得象個熟柿子。老李笑着說：“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我們這樣做的。”

回來的路上，老李語重心長地說：“小沈呀！要永遠記住，我們的手一刻也不能離開車把子！”小沈堅定地回答說：“是呵，我們要拉一輩子革命的大車，做一輩子人民的老黃牛。”

紅太陽的光輝照耀在老李和小沈的臉上。那革命的大車，滾滾奔向東方……。

（原載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《新華日報》）

# 两个大嫂

金山县枫围公社革命故事创作组集体创作 郭大浩 执笔

张大嫂和李大嫂两家是邻居。两家人住在一幢房子里，烧饭吃饭都在一间灶间里。两个大嫂平时要好得象亲姐妹一样。可是不知怎么的，在两年前，两个大嫂的灶间里垒起了一堵墙，把一个灶间一隔为二，你烧你的火，我煮我的饭。

为啥两个大嫂在灶间里要砌起这堵墙？故事得从张大嫂和李大嫂的丈夫木根和火根身上谈起。

张大嫂的丈夫木根是生产队长，火根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，火根由于受到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“打击一大片，保护一小撮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的影响，把木根当成斗争对象。木根挨斗当天，张大嫂气得夜饭也没烧，脸不洗，饭不吃，只是躺在床上出闷气。傍晚的时候，木根回来了，他揭开锅盖一看，锅里却是空空的。张大嫂看见木根，就象一锅沸熟了的油碰到了水一样，火星直冒，憋在肚皮里的火气马上冲到了喉咙口，指桑骂槐地说：“哼！你还想吃饭哩！你当个队长，米不给淘一粒，火不帮我烧

一把，自留地又不全一垓，一天到夜忙生产，忙来忙去，还得挨斗，当个干部还不是顶了石臼做戏——吃力不讨好。我看你呀，还当啥队长呀，还是让人家大干部来当当吧，让人家也尝尝这饭碗的滋味。”锣鼓听声，闲话听音，张大嫂发的一阵牢骚，李大嫂在隔壁灌了一耳朵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喉嚨口的话就象茶壶里的水，一冲而出，给张大嫂来了个榔头敲铁——硬碰硬：“你家木根当个队长就老虎屁股摸不得了，有意见就好好提嘛，何必转弯抹角地骂人。”从这次吵骂以后，两家就在灶头间里砌了一堵墙，两个大嫂是黄牛角，水牛角，各归各。从此，一对亲姐妹变成了一对冤家。

革命大批判开展以后，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破了产，火根通过革命大批判，觉得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错斗了木根，做了使亲者痛、仇者快的事，还引起两个大嫂之间的不和睦，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在一次批判会上，火根批判了刘少奇“打击一大片，保护一小撮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并在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，勇敢地作了自我检讨，得到了群众的谅解，同时他还表示支持木根也站出来继续干革命。木根在批判会上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缺点，表示坚决听党的话，紧跟毛主席挺起腰杆干革命。

自从这次批判会以后，木根和火根心里的疙瘩解开了，他们团结起来一起工作，一起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一起领导生产队的斗、批、改的工作。可是，张大嫂和李大嫂之间的隔阂却仍旧没有消除。

木根和火根心里很急，认识到两个大嫂两年多来关系的恶化，是不利于团结、不利于革命的现象，必须克服。火根心

里想，这件事自己要負主要責任，就劝自己的爱人李大嫂去向张大嫂賠礼道歉，但李大嫂认为早先是张大嫂先寻衅，自己反去道歉，感到有点委屈。火根打算隔几天给自己爱人开一次家庭学习班，希望能把她思想搞通。哪里知道，木根那一边已经先走上一步了。

原来这几天木根老是苦苦的思索着这个问题，眼看生产大忙就要开始，这样下去能搞好生产嗎？俗語说：“人心齐，泰山移，人心不齐，小坟墩难移。”木根带着这个问题打开了紅彤彤的《毛主席語录》，一遍又一遍地重溫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“**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，都在必须克服之列。**”他心里想：我是生产队的队长，要起火車头的的作用，車厢要一节一节地連接起来，火車头才能拉着它們一道前进；作为生产队的“班长”，一定要使整个生产队的社員心連心，团結得象一个人一样，这是一切事业胜利的保证。

这天晚上，木根为了两个大嫂的团結問題，在家里办了个“九大”文献学习班，木根引导爱人把毛主席关于增强革命团結的最新指示学习了好几遍，对她说：“两年前是誰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侬基层干部？是誰使你們这对亲姐妹变成了‘冤家’？是叛徒、內奸、工賊刘少奇，我侬应当把这笔賬算到刘賊的身上。李大嫂和我侬在旧社会是一根藤上的苦瓜，我侬有什么理由要結冤仇？有什么理由不和阶级姐妹团結起来？”张大嫂一边听，一边回忆着和李大嫂的往事，她越想越感到对不起李大嫂，越想越痛恨刘少奇。她含着眼泪激动地说：“木根，你说得对，两年来我和李大嫂的心越离越远，分歧越来越大，妨碍了革命和生产，这笔賬我應該算到罪魁禍首刘少奇的身上。我



李大嫂含着激动的眼泪说：“张大嫂，我  
们听毛主席的话，永远团结起来干革命。”



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，和李大嫂消除分歧，重新团结起来。”张大嫂话刚说完，突然房门“吱”的一声打开了，张大嫂抬头一看，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与自己两年多来没叫应的李大嫂。原来张大嫂家在这边开家庭会，李大嫂在隔壁听得一清二楚。李大嫂只觉得有股贫下中农阶级友爱的暖流，涌上了心头。她激动得再也坐不住了，下定了向张大嫂作自我批评的决心，便向张大嫂家跑去。

两个大嫂在门口相遇了。这时她们各自涌上胸中的千言万语，反而一句也说不上来了，隔了一会，李大嫂含着激动的眼泪说：“张大嫂，你们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们讲得对，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把我们的心隔离开来了。这个坏家伙真是白露天的雨，下到哪里，坏到哪里。我佷要向这个大坏蛋算清账！听毛主席的话，永远团结起来干革命。”李大嫂提到刘少奇，张大嫂联想起了灶间里的这堵墙，她突然松开了李大嫂的手，腾腾腾地奔到墙前，动手拆了起来。张大嫂说：“李大嫂，这堵墙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，是它把我佷的心隔离开来了。今朝我佷要拆掉它，使我们的心重新紧紧地连结在一起，一起干革命，一起搞生产。”两个大嫂怀着对刘少奇的无比痛恨，三下两下就把墙拆完了。拆完了墙，两家人在一起共同商量队里的革命和生产方面的工作，一直到下半夜才各自回家。他们决心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去完成各项战斗任务。

（原载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《文汇报》）